

DONG GONG MI SHI

〔苏〕瓦连金·皮库里 著

冬宫 秘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I 512.45/41

66772



冬宫秘史



[苏]瓦连金·皮库里 著

崔永昌 孔松林 阙思替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Валентин Пикун

У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РТЫ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4,5,6,7 1979

根据苏联《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1979年第4,5,6,7期译出

责任编辑：赵慧如

封面设计：赵大鵬

冬宫秘史

〔苏〕瓦连金·皮库里 著

崔永昌 孔松林 阙思昔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21 插页：2 字数：526,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书号：17003·1072 定价：3.40元

译者的话

《冬宫秘史》原名《极限》，是一部记事体历史小说，描写俄国1905年革命至1917年二月革命之间的沙皇宫廷生活。主人公格里哥里·拉斯普庭是类似中国清朝太监李莲英式的人物。他原是西伯利亚农民，年轻时当过盗马贼，在江湖中结识了一些僧侣，自称能凭借神力医治百病，冒充“先知”、“预言家”到处招摇撞骗。俄国的反动组织“黑色百人团”将他弄到莫斯科，让他攀附王公大臣，混入沙皇宫廷。他首先获得皇后的信任，继而成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拉斯普庭施展阴谋诡计，安插党羽，操纵朝政，甚至直接干预内阁总理和大臣的任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多时间里，内阁总理换了4个，内务大臣换了6个，外交大臣换了3个，陆军大臣换了4个。）他还同一些金融资本家相勾结，掌握了沙俄的经济命脉。拉斯普庭这个小人的得势是沙皇制度腐朽的明显表现。他不仅为人民群众所痛恨，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引起不满。1916年底，保皇派分子尤苏波夫公爵、德米特里·帕甫洛维奇亲王、杜马中最反动的代表之一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同谋杀死了拉斯普庭。

书中描写的时代正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政。尼古拉二世是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皇帝。他残暴昏庸，妒贤嫉能，荒淫腐化。他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穷兵黩武，一味侵略扩张。他不谙国际事务，在外交上极其无能。他虽受过军事训练，但没有指挥部队作战的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自任“总司令”，使俄军在各条战线上频频失利。

尼古拉二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原是德国

路德维希四世大公爵的幼女。这个女人倔强，任性，好弄权术，喜怒无常，兼以迷信鬼神，生活放荡。昏庸的沙皇和皇后对拉斯普庭言听计从，拉斯普庭则狐假虎威。他们狼狈为奸，使俄国人民蒙受了数不尽的灾难。

列宁在其著作中曾多处鞭挞拉斯普庭。本书一开头，作者就引用了列宁在《远方来信》中的一段话：“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度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庭为首的沙皇朝廷狐群狗党的全部无耻行为和荒淫无度的生活，揭露了罗曼诺夫皇室这班恶棍用犹太人、工人和革命家的鲜血洒遍了全国的全部兽行……”（《列宁选集》第3卷，第2页）。《冬宫秘史》的原名《极限》，就出自列宁的这段话。

这部小说以拉斯普庭的发迹为主线，揭露了尼古拉二世统治下俄国社会的黑暗，描写沙俄宫廷的内幕，以及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斗厮杀的情景，使人了解沙皇终将覆灭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主要线索以史料为根据，征引甚博。书中人物众多，故事生动，语言辛辣。正因为如此，小说1979年在杂志上刚一连续发表，便在苏联轰动一时。有的报刊批评它只侧重于揭露沙皇宫廷的腐败，而忽视了对革命力量的描写（作者在本书结尾部分对此作了回答）。这反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和兴趣。当然，小说并非没有不足之处。例如，书中对尼古拉二世的揭露侧重于日常生活，所以表现其昏庸较多，而残暴的一面则嫌揭露不够。又如，对沙俄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争斗，书中明显地流露出对沙俄的同情。这些就不一一多说了。

本书作者瓦连金·皮库里是专写历史题材的苏联当代作家。他1928年生于列宁格勒。1941年，当他还是一名五年级学生时，爆发了苏德战争。皮库里14岁就参了军，在苏联海军中当实习水手。战争结束时，他才18岁。这个年轻人一心想把海军生活写成

小说，但由于文化水平低，稿件接连被编辑部退回。一气之下，他将三部小说原稿付之一炬。后来，他得到列宁格勒一些作家，特别是著名女作家薇拉·潘诺娃的热情帮助和指点，于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出版的《海上巡逻队》使他一举成名。此后，他的兴趣转到了历史小说方面，陆续发表的作品有：《巴雅塞特古堡》（1961年）、《在大帝国的后院》（1964—1966年）、《走出死胡同》（1968年）、《笔与剑》（1972年）、《莫昂海峡》（1973年）和《铁血宰相之战》（1977年）等。1983年，又出版了描写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宫廷生活的小说《宠臣》。据作者本人说，他有一个创作计划，想把十月革命前的百年史写成系列小说。《冬宫秘史》即是这个庞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 者

1985年3月

主要人物表

尼古拉二世 (又称尼基、尼古拉沙)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 (又称阿莉萨、阿莉克斯)

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

格里哥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 (又称格里沙、格里什卡)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

伊凡·洛金诺维奇·戈列梅金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采夫

康·维·波别多诺斯采夫

沙皇

尼古拉二世之妻

尼古拉二世之母

尼古拉二世之叔

父

“预言家”、长
老、沙皇神灯掌
灯官

财政大臣 (1892
—1903)、内阁
总理 (1905 —
1906)

内阁总理兼内务
大臣 (1906 —
1911)

内务大臣 (1895
—1899)、内阁
总理 (1906,
1914—1916)

财政大臣 (1905
—1906)、内阁
总理兼财政大臣
(1911 — 1914)

俄国东正教最高
会议检察总长
(1880 — 1905)

伊利奥多尔（后改名谢尔盖·特鲁法诺夫）
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塔涅耶娃（又称维鲁鲍娃）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苏霍姆利诺夫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古奇科夫

米歇尔·安德罗尼科夫—波比鲁什卡
马纳谢维奇—马努伊洛夫（又称瓦涅奇卡）

伊格纳季·波里菲里耶维奇·马努斯
德米特里·利沃维奇·鲁宾施坦（又称米吉卡）
普尔塔列斯
莫里斯·帕列奥洛格
乔治·威廉·比尤肯宁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将科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赫沃斯托夫

弗拉基米尔·卡尔洛维奇·萨布勒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马克拉科夫

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施蒂默尔

修士司祭
宫中女侍官、尼古拉二世之情妇
陆军大臣（1909—1915）
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
公爵
新闻记者、犹太巨商
犹太巨商
银行家
德国驻沙俄大使
法国驻沙俄大使
英国驻沙俄大使
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主席
外交大臣（1910—1916）
下戈罗德省省长（1910—1912）、
内务大臣（1915—1916）
东正教最高会议
检察总长
契尔尼哥夫省长（1909—1912）、
内务大臣（1913—1915）
内阁总理（1916.1.20—1916.11.10）

弗拉基米尔·米特罗范诺维奇·普利什凯维奇

阿列克塞·安德列耶维奇·波利瓦诺夫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特列波夫

国家杜马代表、
暗杀拉斯普庭的
组织者之一

陆军副大臣
(1902—1912)、
陆军大臣(1915
—1916)

内阁总理(1916.
11.10—1916.12.
27)

献给我的祖母——普斯科夫的
农妇瓦西丽莎·米纳耶芙娜，
她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他人度过
了漫长的一生。

“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度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庭为首的沙皇朝廷狐群狗党的全部无耻行为和荒淫无度的生活，揭露了罗曼诺夫皇室这班恶棍用……鲜血洒遍了全国的全部兽行……”^①

列宁对1907—1914年所下的定义不仅阐明了我们所感兴趣的这个时期的许多问题，而且（这是最重要的）用一种研究和认识两次革命之间这一时期的可靠方法把我们武装起来：写拉斯普庭——这就意味着谈论历史上被称之为“拉斯普庭横行”的时期，这也正是我在叙述中所希望做到的。

小说以真实材料为根据。对过去有疑问的冲突都根据苏联历史学家的近著进行了核实查对。

所有姓名都保留了历史的原样。作品中没有杜撰的人物和事件。

一部古老的俄国史结束了——一部新的俄国历史开始了。反动派的枭鸟在通衢小巷中碰伤了翅膀，躲进了自己的巢穴……第一个消失的是俄国舞台上微不足道的人物（体重为2普特36俄

^① 见列宁：《远方来信》（《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页），——译者

斤^①）、过分机智的玛吉尔塔·克谢辛斯卡娅^②，一群狂暴的逃兵捣毁了她在谢米拉米达的私邸及其神话般的花园，在花园里外国的珍禽在漂亮的鸟舍里唧唧啼鸣。到处钻的记者偷走了这位芭蕾舞女戏子的笔记本，因此俄国的市民了解了这位美女每天的流水帐，例如：

买帽子——115卢布

付下人小费——7戈比

添置服装——600卢布

硼酸——15戈比

给沃沃奇卡送礼——3戈比

沙皇伉俪暂时被囚禁在皇村。工人大会已经提出要求：把“血腥的尼古拉什卡”处死。英国答应派一艘巡洋舰来接走罗曼诺夫家族，克伦斯基表示愿意亲自陪送沙皇家族去摩尔曼斯克……

可是谁能相信，不久之前在沙皇的内室里还曾进行过这样的争论：

“在难以忘怀的殉教者的坟墓上修建的修道院，我们就命名为拉斯普庭修道院吧。”皇后说。

“亲爱的阿莉克斯，”她丈夫尊重地回答说，“这个名字在老百姓中会引起误解，因为他的姓听起来很不体面^③。这个修道院最好叫格里哥里修道院。”

“不，就叫拉斯普庭修道院，”皇后坚持说，“格里哥里在

① 普特为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折合16.38公斤，1俄斤折合0.45公斤。

——译者

② 克谢辛斯卡娅——俄国著名芭蕾舞女演员，曾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情妇。

——译者

③ 俄语中拉斯普庭（распутин）有“淫逸放荡”的意思。

——译者

俄国有几十万，而拉斯普庭只有一个……”

在皇村高炮营供职的克利莫夫上尉有一次在花园散步时，无意中看到一堆堆的砖头和木料，在雪地中有一座尚未建好的钟楼已经冻得冰硬。这位军官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修道院的拱形圆顶，在祭坛下看到一个黑洞，他钻了进去，便下到了钟楼的地下室。这里停放着一口几乎是方形的黑色大棺材，棺盖上有一个类似轮船舷窗的圆孔。上尉把手电筒的光柱对准圆孔一照，这时拉斯普庭似乎从阴间阴森可怖地露出了狰狞……

克利莫夫立刻跑到士兵代表苏维埃去。

他说：“在俄国混帐东西多得很，我们怎能担保黑暗势力不会象我那样了解到拉斯普庭安葬的地方？从一开始就要防止拉斯普庭分子的朝圣活动……”

装甲兵的一名士兵、布尔什维克叶林（后来，他成为年轻苏维埃共和国装甲兵的第一任领导人）着手办理此事。他穿着黑色皮上衣，咬牙切齿地决定把拉斯普庭碎尸万段！

这一天，看守沙皇家族的卫兵是陆军中尉吉谢廖夫。在厨房，人们把一份为“罗曼诺夫公民们”准备的午餐菜谱交给他。

“菜汤，”他在漫长的走廊里边走边看，“馅饼、香鱼、肉饼、蔬菜牛排、稀粥、小薄饼夹醋栗果……很不错嘛！”

通向沙皇家族内室的门打开了。

“皇帝公民，”陆军中尉在递交菜单时说，“请您御览……”

尼古拉二世放下手中的黄色刊物《蓝色杂志》（在这本杂志里，他的一些大臣出现在监狱的铁窗里，另一些大臣的脖子上套着绞索），他忧郁地回答说：“把‘公民’和‘皇帝’这两个词荒谬地联在一起，您不觉得难于启齿吗？您为什么不简单地称呼我……”

他想建议直呼其名与父名^①，可是陆军中尉却把这一暗示理

^① 俄国人以称呼名字和父名表示尊敬。——译者

解错了。

“陛下！”他看着门低声说，“卫戍部队的士兵知道了拉斯普庭的墓地所在，现在他们正在开大会，要决定怎么处理他的遗骸……”

皇后用英语和丈夫很快地交谈了几句，然后突然从手指上捋下一枚贵重的戒指（她甚至没感到疼痛）——这是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馈赠——用力戴在中尉的小手指上。

“我请求您，”她低声说，“只要您肯救他一救，您还可以得到您想得到的任何东西。对于这样的暴行，上帝是要惩罚我们的……”

皇后的状况“的确非常可怕，更可怕的是：当她与吉谢廖夫谈话时，面部和全身都在抽搐，这次谈话以歇斯底里大发作而告终。”

陆军中尉跑到钟楼跟前。这时，士兵们正用铁锹狠命地撬着石头地板，要打开通向灵柩的甬道。中尉抗议说：“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信教的人吗？”

在革命的士兵中间有信教的。

他们说：“我们相信上帝，可是，这与格里什卡有什么相干！我们不是为发财而来盗墓的。我们不想在埋着这个下贱货的地面上行走。就是这么回事！”

吉谢廖夫赶忙去办公室打电话。他叫通了临时政府正在那里开会的塔夫利达宫。接电话的是沃伊金律师。律师说：“谢谢！我马上去报告司法部长克伦斯基……”

士兵们抬着拉斯普庭的棺材上了街。从四面八方跑来的市民正在传看坟墓中找到的一份“物证”：一本包着山羊皮的《福音》和一个系着缎带的普通圣像，圣像下边皇后写下了她和她的几个女儿的名字，签名的还有侍从女官维鲁鲍娃。在名单四周题写着下列字样：

“我们属于你——拯救我们——怜悯我们吧。”

又开起了群众大会。演说家们登上棺材，就如同登上讲坛一样。他们说，躺在棺材里的这个家伙是个衣冠禽兽，他蹂躏过他们。但是，他们现在是自由俄国的公民了，他们敢于用脚踩住这个恶魔，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塔夫利达宫，部长们正在开会。

“这简直难以想象，”罗将科气愤地说，“如果首都的工人得知士兵把拉斯普庭抬了出来，可能发生不能容忍的扰乱治安的行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您的意见呢？”

“应当把抬尸游行阻止在外巴尔干街，”克伦斯基回答说，“我建议：用武力夺回棺木，秘密安葬于新圣母修道院公墓。”

当天晚上，装甲师的士兵叶林在皇村火车站附近拦住了一辆开往彼得堡的卡车，士兵们把拉斯普庭的棺材抬上车厢，然后向前驶去。

“我什么都拉过，”司机坦率地说，“我拉过中国的家具，巴西的可可，甚至拉过圣诞节时挂在枞树上的玩具，可是拉死人……而且是拉斯普庭，这可是头一回。哦，对了，伙计们，你们到哪儿去？”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亲爱的，你到哪儿去？”

“回车库。我的‘奔驰’车是属于宫廷的。”

“那就把我们也拉到那儿去吧。有事，明天早晨再说。”

卡车拉着拉斯普庭的尸体开进了原宫廷部的车库，士兵们在历代沙皇豪华的婚礼马车旁睡了一夜。天明时，临时政府获悉，装殓着拉斯普庭尸体的棺木已被拉到大街小巷游街示众，看来士兵们还没决定怎样处置他。此事使得部长们非常担心。罗将科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一面吃着夹有变硬的奶酪的面包，一面脸色阴沉地骂道：“这个格里什卡，他活着的时候，给我找过多少麻烦！现在他死了，我也不得安宁。你们快打电话！弄清情况！总得想个法子把这恶棍处置掉！”

彼得格勒装甲兵司令部设在涅瓦大街100号大楼里。安东诺夫斯基上校正给米哈伊洛夫斯基练兵场打电话：

“给克列尔中尉的第二师下达命令，让他们发动起装甲车，从练兵场以最快速度出发。路线是：从维堡公路向帕尔果洛沃方向前进。”

“上校先生，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现已查明，有人要把拉斯普庭的棺材拉到那个方向去。城里电车已改路行驶，大批人群要去帕尔果洛沃，凡是没事的人都往那里跑……”

装甲车在郊区的两个火车站（舒瓦洛沃站和兰斯卡亚站）之间加入了包围圈，企图阻拦象过节一样涌向该处的彼得格勒人。协助装甲兵维持秩序的还有沃伦斯基的矮个子士兵以及混合近卫团的哥萨克。在一大片雪地当中，冒起了呛人的黑烟。一会儿火焰升起，噼啪作响的火苗直冲云霄。维堡区的消防队叮叮当当地从波克伦山上冲下原野，人群看到火红色的救火车，看到狂野的红鬃烈马，早已四散纷逃……决定焚烧拉斯普庭的地方就选在这里！

沉重的棺材盖被打开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穿着天鹅绒马裤、银丝衬衫的瘦长男人。拉斯普庭身上散发出一股拌杂着尸臭的香味。原来皇后给他洒过香水。人们把拉斯普庭身上的伤口用香料仔细地粘住。大家感到惊奇的是：拉斯普庭凹下的面颊被涂成了红色，甚至嘴唇也被抹上了红色。他现在看起来很象是从神秘的金字塔下的迷宫里挖出来的一具远古时代的奴隶主……

“他原来是这德行！”人们纷纷叫嚷起来。

“是按上等礼遇安葬的。”

“当然，埋的又不是一条狗嘛！他们爱护他……”

这时，篝火已把周围的积雪融化。勇敢的消防队员往柴堆上又加上了两根弯曲的木头，做成一个类似炮道的东西。拉斯普

庭的棺材被放在这两根木头上，就象放在铁轨上一样。士兵们用救火的钩杆把拉斯普庭推到烈火中间。尸体蜷曲了，拉斯普庭忽然……坐了起来。他坐了起来，眼睛也睁开了。铁皮棺材咔嚓一声融化了，铅水、锌水一滴滴落在火焰上。消防队总队长看了看自己那副被烧焦的手套说：“这火烧得象在地狱里一样。”

火堆烧了整整10个小时，深夜时火势略减，火红的木炭逐渐熄灭。刮起了猛烈的寒风，黑烟吹向人群，可是人群并未散去。士兵们踏着炽热的木炭灰，仔细检查着焚尸场。他们把火堆周围的土地都用铁锹翻了过来，谁也不会发现这里是拉斯普庭被焚尸之地。几天之后，富有经验的记者证实，由于命运的恶作剧，拉斯普庭被焚尸之地正是江湖医生贾姆萨兰·巴德马耶夫那座被维堡人焚毁的豪华别墅。历史似乎在故意嘲弄人：格里什卡·拉斯普庭的骨灰与这座秘密巢穴的灰烬混在了一起，正是在这个巢穴里，格里什卡·拉斯普庭一直寻欢作乐，制定他的秘密计划。后来，一些神秘的妇女纷纷来到这块平原，她们用面纱遮住滑润的贵族面庞，慌张地把骨灰和雪一起装进小手提包，忙乱地画着十字，跑向环形路火车站……

这样取来的一把骨灰，几经辗转送到了前皇后的手里，她一见之下，“立刻昏厥过去，不仅不能行动，而且不能讲话。此病恶化到四肢瘫痪，达到了不得不给她喂饭的程度，因为她连一块餐巾也拿不动了”。先是神经衰弱，后来变成抑郁症。皇后对一切都很淡漠，整天坐在椅子上痛哭流涕。后来，她患了迫害狂（对这种女人，这是很自然的！）。半夜三更，尖叫声响彻宫殿，一听到这叫声，连老兵也感到毛骨悚然。

她叫道：“他还活着……格里哥里又同我在一起了！”

“阿莉克斯，不要这样叫，”尼古拉二世规劝妻子说，“在看守面前不方便……”

她浑身痉挛地对他说：“他刚才看我来了。他那样子……天哪！胡子、头发全烧焦了，格里哥里费力地迈动着烧焦的双

脚……他本人没被烧焦！这位神圣的殉教者在浓烟的掩护下，从棺材里逃了出来……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吗？”

“说了些什么？亲爱的阿莉克斯。”

“尼基^①，你弯下腰。”

前皇帝向前皇后俯下身去。

“他说，我们应该赶快逃走。应该抛弃一切，甚至连子女也抛弃……立刻逃走，逃走！他说，英国不会接纳我们，那是克伦斯基在欺骗我们。应该逃到德国去，我们最后的希望在表兄德皇身上，在他强大的军队身上。”

“我在这阴暗、孤独的深渊中感到很舒服，这深渊的名字叫彼得堡……生活啊，你奔向何方？这白昼、这白夜^②，使我象饮过葡萄美酒一般兴奋。”

一个消瘦、孤僻的士兵身穿军大衣在城中漫步，同时思考着革命，这次革命犹如斯基台人^③的马队冲入了异族的帐篷。

他忘记了自己的诗句，却想起了丘特切夫^④的诗：

谁在世界的危机时刻
来到世界，谁最幸福。

首都的仕女们大概认不出这个士兵就是她们崇拜的偶像——亚历山大·勃洛克^⑤。不，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他想到的不是他的《美妇赞》。昨天，一位吉卜赛老妇还伸出戴满戒指的手

① 尼基是阿莉克斯对尼古拉二世的昵称。——译者

② 白夜，彼得格勒地处北极附近，夏季夜晚也很明亮。——译者

③ 斯基台人，古代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民族。——译者

④ 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年），俄国诗人。——译者

⑤ 亚·亚·勃洛克（1880—1921年），俄国诗人。——译者